

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甘耀明·林俊穎·范銘如·蔡素芬·駱以軍（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洪啟軒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一屆臺北文學獎小說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兩百五十二件來稿，經初審後共有一百九十九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方梓、何致和、陳雪、鍾文音於三月八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三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甘耀明、林俊穎、范銘如、駱以軍公推蔡素芬為主席。本屆小說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范銘如：這次入圍決審的參賽作品，寫作水準相當整齊，題材選擇上也十分豐富，是很愉快的看稿經驗。雖然這批作品似乎與本次徵文「臺北經驗」主題尚未扣合，不過純就以「文學」、「都市文學」的角度來審度，它們的表現仍是可圈可點。

駱以軍：我與范銘如老師的看法差不多。但我看得不是很愉快（開玩笑）——因為這批作品實在太強了。雖然沒有客觀的研究可以證實我的想法，但我擔任過幾屆的決賽評審，彷彿在這之中也看見了現在年輕寫作者的演化，他們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不斷進步。誠如范銘如老師所提，或許仍是要以唯心論的談「臺北經驗」，這批作品才在徵文主題下成立，它們也使我開始反省——什麼樣的作品才能稱作是「真貨」。但使我相當感佩的，是這批小說裡頭的幾篇作品，已經寫到幾乎是照大腸鏡般的鉅細靡遺，如一個攝影機器深入剖析建築物，攝影鏡頭的節奏涉入、蔓延、穿越，甚至上下攀爬去照射內部肌理，其中更有幾篇小說，是寫作者用自己的作品談論寫作的技藝，折射出他們對小說的反省與語言策略，不單單是要講一個故事而已，使用的文字是如此扭曲與擠壓，幾乎是與臺北、都市生活環境的互涉。最後能分出高下的，已是經驗差距的對決，能在無比擠壓的環境，操作了這樣的書寫，把活在臺北的人類經驗寫得如此透澈，使我相當嘆服。當然也有年輕的寫作者能看出創作的企圖心，但在經驗值高的老手面前，就不得不屈於下風了。

甘耀明：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小說組決賽評審，整批作品讀完之後，才意識到設有「臺北經驗」的主題限制。但我想在臺灣以「臺北經驗」作為主題是有點曖昧的，作者也許只要更改一下小說裡的地景就能投稿臺中、臺南等地的經驗書寫，畢竟臺灣島內具有某種同質性，城鄉差距也不會像其他地方那樣懸殊，不過這並不會構成我閱讀的阻礙。這批作品相當特殊，它們就像大型水族館的魚種，妖豔、樸素全混在一起，來自深海，各式各樣的魚被放在一起，這也同樣呈現在這批小說內部的角色創造上。或許也正因如此，它們對於人跟人之間的撞擊與互動描寫較少，像活在封閉、半開放的水族館之中，微妙呈現

了高度都市化下彼此隔閡、凝視的生活壓力，人與人若要溝通、坦視就得先必須面對這面巨大寬廣的玻璃，也就使得它們更像只能對望無語的物種。第二點來看，這批小說在語言使用上也很獨特，我從來沒有在文學獎場子上，看過這般高度扭曲與變形的語言，它們所運化的層透、擬人，或者滔滔不絕的博物、用典，就宛如雜學的變形。但我也希望告訴這些作者，當你預設讀者是哪些人，穿了太多衣服，反而會讓人看不見內在，儘管有著天生賦予天才的語言也落得可惜，因為它們的內在全被你的語言給擋在其外。

林俊穎：「臺北經驗」這四個字作為主題，我感到一種複雜與矛盾，臺灣其實並不大，而臺北作為首善之都，在社會結構上又是移居的大本營，要為其定義是困難而難解的，因此我寧願將它的順位放到更後面，甚至建議投稿者，臺北不該是寫作者身上的緊箍咒，否則將會適得其反。擔任過幾屆評審，這批作品是我看稿經驗最驚豔的一次，就像以軍說的，它們談到了內部小說的存在，處理得相當細緻，甚至有幾篇已能說是堪稱完美的短篇小說，其中一篇更宛如對當代創作的微言大義：小說究竟有何作用？有無被取代的可能？具體而微地為這次的徵文做了一個演習、預示。總體而言，這次的審稿經驗實在暢快。

蔡素芬：最終入選作品計有十三篇，我的評選標準也不拘泥在「臺北經驗」上，因為這對於小說而言都只是背景，事實上小說更該處理個人與社會的對應。相對而言，我更看重「短篇小說」作為形式的藝術該如何表現。近年來，我感受到好的短篇小說作者正在減少，大多數的寫作者仍是將散文擴寫，或者刻意將長篇濃縮、構築成一篇短篇小說。整體來說，這批創作者相當有自信，無論他們用何種姿態書寫——

有的在文字與排列方法相當講究，甚至有的已有精準的文字結構，更有人要刻意破壞文字既有的結構……但我必須提醒，在技巧之外，讀者更想追問：小說要表達的意涵為何？因此即使著墨在文字表演的作品，我也更亟欲想理解小說要呈現的概念與內容。短篇小說應當是要精確地傳遞出訊息，而非純粹作為文字表演的競技場，最後卻不知所終、找不到集中的方向，這樣的作品就不在我的考量。對我而言，短篇小說不該只是流於概念的提出而已。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首輪投票各自圈選四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四票作品

〈戴黑禮帽的馮內果〉（甘耀明、林俊穎、蔡素芬、駱以軍）

三票作品

〈三隻猴子〉（甘耀明、范銘如、駱以軍）

〈JOSUSHI〉（甘耀明、林俊穎、范銘如）

兩票作品

〈姊姊〉（范銘如、蔡素芬）

〈絕垣〉（駱以軍、林俊穎）

〈發音〉（駱以軍、蔡素芬）

〈塵埃〉（林俊穎、蔡素芬）

一票作品

〈鼠王〉（范銘如）

〈行雷閃電〉（甘耀明）

○票作品

〈行行重行行〉

〈臺北生根記〉

〈疏散〉

〈你說的話我想了很久〉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決議放棄一票作品，僅作討論。獲兩票以上作品方能進入最終評分名單。

一票作品討論

〈鼠王〉

范銘如：這篇小說具備典型的都市文學寫法，其中的元素全到齊了，穿梭在暗黑的環境、地下室、水管、牆壁之間，尤其寫到了心理黑暗面的邊緣人暗喻，我想在臺北文學獎圈選，可堪為代表性。

駱以軍：這位寫作者就是我前面所言，它被有經驗的好手給PK掉了——儘管他擁有大驚小怪的天賦（這對小說創作者而言相當重要），但他想得不夠清楚、深入，只營造了神祕故事的氛圍，相比之下，我的票自然投給了比較有王者之相的作品，它們不僅是描寫表面故事，而是澈底了解工匠技藝所在的作品。

林俊穎：我肯定這位寫作者寫小說的企圖心與野心，但正如駱以軍在二十年前就提出的，經驗匱乏。王安憶也曾說：「城市無故事。」這兩個論點是這一輩寫作者必定會碰上的關卡也是考驗，倘若渡不過，為了解決，他們只好將故事、人物極端扭曲、變形，我所謂的妖魔鬼怪化——可是畫鬼神容易，如何寫「人」，才是真正困難的所在。此外，這篇小說分成十個小節，但彼此的脈絡似乎是斷裂的，尤其作者在每一節觸碰的人物，寫完即丟，船過水無痕，作者的企圖心與野心，只是凸顯了片段的光芒閃耀，並沒有將一篇小說構成一個有機體。

〈行雷閃電〉

甘耀明：我相當喜歡這篇小說，十三篇入圍作品中，我認為它的小說語言是最到味的，切入、淡出的完成度很高。這樣的語言可能來自於作者自身高度的閱讀訓練，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小說寫地方的鄉野傳

奇、家道中落，以不善言語的人描述故事，第一段就相當吸引我。都市裡面的父親慣性失蹤，反覆出現消失，也許是都市傳奇的典型，甚至後頭內容談賣房子、舌燦蓮花的算命師……簡直讓鄉野傳奇從外圍潛進了都市內部深層。

不過這篇小說也有奇怪的地方，前段敘述與後面著墨的父母失蹤無法兜合，小說作者無法用故事說服我，但語言可圈可點，這是位極有潛在能力的寫作者。短篇小說不應該這樣寫，即使缺點暴露，但它的亮點在書寫模式，相當值得鼓勵。也許像馬奎斯說的，小說就是一個謎，短篇小說倘若無法完整，就製造懸迷進去。

駱以軍：這篇的問題與〈發音〉、〈塵埃〉類似，經驗值不夠。這篇小說的作者似乎試圖學習甘耀明，但尚未學成，連語言都無法自己抓起。但他有說故事的狂熱，如同賀爾蒙反覆湧上，像前頭忍不住還是寫了賭博而將手指燒了的段落。這應該還是個年輕創作者，小說扣到「父親不在」，牽涉到王文興的《家變》、舞鶴的《鬼兒與阿妖》……高度可以拉到很高的國族寓言，作者潛意識裡應該有這類的養成。然而家庭倫理的崩塌，過去十幾年的文學獎競賽作品已經過於氾濫，到後面甚至都可能淪為操作，變成了（家族傷害劇場的）怪物嘉年華或者馬戲團展演。這樣的書寫與社會的連結實在太弱了，例如小說主角成為房屋仲介，可能是從蔡明亮的電影延伸而來；主角跑去算命，但真正的算命師不會這樣說話，應該比較是作者憑空想像而設的臺詞。

兩票作品討論

〈姊姊〉

范銘如：這篇描摹年輕少男對輕熟女的淡淡情愫，情緒掌握得相當不錯，並沒有踰矩，情節處理得宜，刻畫了情理中的壓抑，節奏感明確。只是主題顯得老套，或許純情已是稀有動物。

蔡素芬：這篇小說始終不說出「愛」，但劇情實則隱含了兩種愛：一是主角對表姐的愛，另一則是學姐對主角的愛。這位小說作者說故事的節制能力非常好，沒有過度滿溢的情緒，卻能使通篇充滿感情，文字描述精準、觀察細微，這類故事題材早已被寫俗了，可是這篇小說卻還能表現得不落俗套。讀這篇小說使我被感動，它始終保持一種不過度的姿態去處理情感的細膩與距離，功夫到位。主角從小暗戀著表姐以致無法與其他女性產生情感連結，而從姐夫與主角日常的對談中，可看出主角必須適度保護自己，這段落處理得相當不錯。

甘耀明：小說的情節不錯，我喜歡結尾，更喜歡作者描摹學姐對主角的感情，那種曖昧的距離幾乎與愛相同，似乎有點反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意味；但也有處理得不好的部分，例如主角心心念念二姨婆的女兒（應當是阿姨，卻稱為姐姐），作者先用了仙氣十足的元素描摹她的樣貌（在翠綠、粉紅、金黃的櫻花樹下），但到了小說後頭姐姐結婚再度登場，相比之下氣氛與情愫顯得不太勻稱，光芒全籠罩在前頭，處理得不是很好；前頭以嚙語式的想像說話，氛圍太凝結了，使得讀者一看即能發現與後面的筆調有明顯落差。

〈絕垣〉

駱以軍：這篇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最前頭我所提到的強者就是這篇。它太強大了——它的運鏡、律動感，能將臺北典型的街道巷弄、路牌全揉雜在小說裡。作者每一句子都在「脫」(Out、去、Y) 他的城市經驗，最終還能到城市的公寓頂端疊床架屋，互相探照。小說處理的這個生活小空間，以一種奇怪的化石岩層形式，錯落插入另一個生活式的小房間；作者以有點魔幻的方式來寫不同遷移者岩礁似的臺北生態，相當緩慢的節奏，有如紮馬步的硬底子，它不是靠著像我或林耀德用速度、光點來描述，反而是以極度慢速的戰爭在侵占，像威繼光的部隊一樣，一個小鎮一個小鎮般的把一個小空間吃下來。主角恰好設定為專業、嚴謹的木工，小說因此完全沒有任何違和與幻想，是更為真切的功夫，主角被小說召喚前往一個極度混亂的家庭，無意間窺探了城市的祕密與底牌。

這篇探涉到的人情世故，已是小說的超強進化，我們這輩寫作者，從前二十幾歲寫小說，說穿了也許就是〈姊姊〉那般賀爾蒙在驅動、作祟，最終成了川端康成式的故事語言；然而城市有許多「量子生態」般的人際網絡，不只是性或者愛情而已，這篇也就是一個抓了一位木工，去完成不太可能收拾的任務，而主角老老實實地運用小動作的基本功：打樁、用電動封槍、打釘、鋸去多餘的木段……在半空中怪異、開闢的陽臺，走下樓梯，交換出木牆兩端阻隔的人生。我也喜歡寫跳探戈舞(Tango)的〈塵埃〉，然而兩者對照，這篇已是大師級的示範。

這木匠精準的手藝，使公寓突然冒出的怪異場景：大金剛、外籍看護、老闆娘……全濃縮在這樣一個時空下，每個人全帶著自己的個性與氣味，典型地指涉了臺北——甚至是這座我們生活的島——我

們活在這般拼裝、破綻百出、與隔壁的間隔如此微小的時空。作者並不是運用學院語言去訴說概念：「我們個人的記憶都有破洞、夢境間隔……」而是以極為精準的木工技術，匡啻匡啻地補上木牆，廢物利用、討價還價、心不在焉，順便抓你去補漏水的牆面，這一切都那麼臺北，上下四方都有人生活在小箱子裡。

文學史上最突破性的人——卡夫卡 (Franz Kafka) 《城堡》的土地測量員、喬賽·薩拉馬戈 (Jose Saramago) 《里斯本圍城史》的教職員、徐四金 (Patrick Suskind) 《香水》的香水製造師……能意識到主人翁是手工技藝者，產生了與他所在時代的特殊性，使主角成為表演者、修復者或敘述者，例如卡夫卡的土地測量員無法與城堡系統對話，形成了對比。這篇小說作者相當厲害，僅運用一個木工訴說城市的人情，結尾不俗，是我最欣賞的一篇。

林俊穎：這篇乍看平淡瑣碎，但越看越覺得回甘，作者的厲害是草蛇灰線式的潛藏著。就像前頭談「經驗匱乏」、「城市無故事」，這篇強烈回應了這兩個小說寫作的議題與關卡，作者用他的自信與自律展現了上好的短篇小說的技藝。我自己就住在老公寓裡，特別感覺熟悉而得到共鳴。作者的筆，好像一臺上好的單眼相機，不放過任何微小、精細之處，尤其寫木匠這般古老的行業，跟書寫的本質或許是一樣的，兩者並駕齊驅。木工看似單調的細節寫來極為迷人，對應老公寓象徵蒼老疲憊的臺北，這木匠就像是雲端上的救贖者。相對於其他兩三篇作者幾乎是炫技的鋒芒畢露，這篇相對內斂，但是張力飽滿。

最好的是它不做任何控訴，而是以最傳統、古典的寫實技法，要大家看看臺北市一間最普通的老舊公

寓裡的臺北人究竟是什麼樣子。作者示範了「城市無故事」的一組對倒，他告訴了讀者：城市並非沒有故事，而是「城市裡頭隱藏著故事」，必須仔細挖掘、去掏，作者的創作態度相當不卑不亢，平和地邀請了讀者，具有賞識能力的讀者，一起看，一起挖掘。

因此，它的文本脈絡埋得相當細緻，包含其中鋪排外籍看護與草莓醬玻璃罐的情節，又或者「絕垣」這個標題與牆的寓意，指的是兩房相通的三代兩家人嗎？作者並不講明，最終才將鏡頭突然跳進另一房裡，讀者才會意識到，過去年輕的賽鴿好手，竟是現在中風臥床的老公。這已經不是內斂的處理，而是對讀者的信任。

甘耀明：我想都市已成為荒涼之地，現在的寫作有「故事礦工」，例如主角設定為警察、消防隊、偵探，有意無意下都會去挖到別人的隱私，生產出故事。〈絕垣〉的木工也被迫觀察了家庭，在臺北蜂巢式、一個陰暗潮濕、壁癌亂長的房間，其實相當難去窺探，所以這位小說寫作者顯然是有備而來的，木工知識的敘述有如「木工操作指南」，工具羅列得清楚之外，包括釘槍的描述，作者把外在的環境都架好了，相當難能可貴，具有潛力。但對我而言，這卻也恰是最可惜的地方：作者準備得太多了。

小說營造從頭到尾都尖酸刻薄的呂太太，好意訂了便當卻不給人選擇的描繪，是極為深化印象的手法；可是這位木工能窺視的，應是臥病在床的大金剛，我希望看見的便在這，即使可能疏離，但作者替這位角色的準備真的太稀少了，全繞在與人無關的知識與外觀上。與其去細膩地書寫木工技藝，或許作者更能冷眼地凝視這個家庭透出的關係鏈，這篇的角色不具人與人之間的碰撞，而一個突然介入的木工——這樣一個疏離的第三者——該如何看待外籍看護與病人？即使小說內有著玻璃罐這般隱喻

與可貴的情節描繪，但要是人的描寫再立體、成長一些，應該會更突出，這篇的外圍反而稀釋了人的存在。

范銘如：我的感覺與耀明很接近。原來我一開始相當喜歡這篇作品，尤其是俊穎提到的結尾，最後呼之欲出，但中間的敘述真的過於冗贅。因為主角僅是來了一天的木工，小說本身為了保持著敘述的距離，原本應有的大量人物觀察與人際關係的空白，作者全用了木工技術去填補。

然而關於木工知識、技巧的引用，或許真正的手工藝者可能都能寫得更有溫度、飽滿。小說文本內「動作敘述」的關鍵字太多，例如：「青松又一次拉開捲尺確認避免閃失，重複進入丈量、標記、裁切、修整、刨木、黏膠、打釘等過程。」宛如耀明所言的「木工指南」，全只是為了填補空白的作用。雖然知道是因為作者的敘述距離導致情感匱乏，而選擇加入大量知識性詞彙做處理，但還是應當縮減、避免。

小說中這戶人家的問題，是當代典型的家庭、家族倫理關係，包含尖酸刻薄的太太、有人情味的看護、久臥於床的病人……但也實在都太刻板了；而木工施作的敘述又相當規格化，閱讀疲乏之下會越顯枯燥。不過結尾處理得相當優異，為它扳回了分數。

蔡素芬：這篇小說基調是寫實的，木工的過程占的比例很高。小說僅是一個施作步驟與觀察，沒有多餘的情節，要到最後結尾一筆帶出家庭的問題，才看出是小說企圖心所在——「絕垣」隔閡了失能、滿是壁癌、無力整修的「病房」，對比出另一面乾淨、清潔、整修完好的媳婦家庭。然而過多寫實具體的敘述，缺乏了情感的節奏，文字的鋪排就要掩蓋了小說內部的核心價值。

可惜的是小說裡面有問題閃避，例如主角忘記帶上鋸檯，必須手鋸，既有安排呂太太替主角以手鋸鋸歪鋸子的情節，反而沒寫最難鋸的部分。一般來講角料雖然好鋸，可是隔牆的板子應該很大，要以手鋸鋸直鋸好是相當費時且困難的事，卻不見著墨。即使作者給予了極大的篇幅描繪施作與木工知識，但最重要的技術細節卻避掉了，就算看似寫實，卻沒有給予讀者交代。描繪太過具實的部分，或許應該更周到敘述，以免露出破綻。不過這或許僅能算是一種挑剔——單就短篇小說來談，這篇作品的結尾是相當符合規格的。

駱以軍：我還想再幫他辯護。〈絕垣〉令人想起瑞蒙·卡佛 (Raymond Carver) 的某些短篇，又或者村上龍〈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主角皆在空間中消失聲音，但小說談的是家族故事，這是要動祖墳的。〈絕垣〉的作者能用有限的小說敘事工具箱，每一段的前進、後退，是相當誠實的創作者。〈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有個錯置的場合描寫：戰後一大批的農村人民被工業都市給淘汰，本來一群阿伯是不可能KTV與少女相遇的，但正因他們的世界完全孤獨、無法了解對方，都市的水族箱反而有機會錯置了這兩群物種，空間突然長出來了。單就傳統寫小說的概念，也許還是能探究〈絕垣〉對人情義理的描摹，例如典型的公寓嘮叨阿婆呂太太，就真的很有臺北味，人物形象相當生動，這篇作品具有不煽情的可貴。

蔡素芬：但當讀者意識到創作模式的存在，就不太容易達到共鳴，看多了也許就少了一些感動。

〈發音〉

蔡素芬：這篇小說的特點在於敘述者的疑問，主角不斷在公車上聽到「那是什麼」，但始終不知道是誰發出的聲音，即便搭到終點站尋找，最終仍是無疾而終，這找不到的無解，像是一則人生的隱喻，我們總在問：「那是什麼？」可是沒有答案與結果。作者用了最簡單的方式在寫哲學思索。中間用很大的篇幅談家教經驗，容易讓人聯想主角以親身遭遇作連結，猶豫、不敢追問而致使錯失的機會，使得解答更為遙遠。小說情節很簡單，文字相當乾淨。

駱以軍：這篇作者是個天才，但他還沒有準備好怎麼投稿文學獎，打個比方來說，別人要花費五個步驟，他卻只挑了兩個做。寫母女的段落實在不凡，令我想起早期讀愛倫坡的短篇小說，最古典的描述也是一瞬之光，運用天才的暴力使讀者震撼——它並非真的苦心、刻意營造出驚人的高潮，小說就是突然準備好了。

小說可以看出年輕人反省「臺灣最美的是人情」這句話，小說呈現某種被規約的禮貌、不讓對方難堪的節制、互相的試探，忽然主角的接受端才意識到家教母女的敵意投射。「那是什麼」看似是有障礙的家教學生所進行的發音練習，主角不斷引導、誘答問題，以便得到回覆，即使學生只能發言的斷續，但家教表現出的並不是同情，而是在缺氧睡著的過程中變成荒謬式的情節。主角收費去指導學生對世界發言：「那是什麼？」但連這麼微小的事都做不到，主角只能被丟掉，這是很深刻的刻畫。

蔡素芬：誠如以軍所說，這篇作品不帶批判、不下結論，始終盡力保持客觀，因此能讓讀者感受到創作內有深意。人總會遇上困難，人生就是會有些困境，無論先天的障礙，或者作為家教也有其本身的困境。

作者不寫個人難處，而是寫公車上不知自何處發出的「那是什麼」，宛如人生的追問，等到理解應該問的當下，也許已沒有機會去爭取解答。這位創作者的寫法相當不落俗套，文學獎的短篇小說早已慣於填塞大量元素給讀者，像〈鼠王〉談社會上的鼠輩橫行，複雜的寫法反而無法支撐處理；〈發音〉則運用了極為單純的故事與人，讓讀者思考種種問題。

甘耀明：這篇小說在內容上，其實就是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翻版，著墨於怪獸家長，以家教的旁觀者眼光談這類親子教養模式，將複雜的狀況如實呈現。主角作為家教想像母親紮女兒的頭髮，有如怪獸家長以訓練去控制身心傷殘的孩子。家教主攻英文的音調讀法，卻沒有讓我看到背後意欲突破的內容，只能看見殘缺的孩子沒有辦法學習的困難。這篇小說也有著常見的書寫模式，從聯想去切入另一則故事，例如主角在公車上遇到了自閉症患者，他平實的聲音引起主角好奇，但故事至少占去篇幅三分之一，使得結構不平均，小女孩應該才是故事重點。雖然都是用發音來談，這位初學小說寫作者用了被包圍的A B結構，但無力完成、收束。

林俊穎：我與耀明看法相似，我們前面討論小說寫法的套路，這篇對我而言也許就是套路的展現。倒敘再回到A B點，全是我們年輕時寫作的弊病。

范銘如：結構上的缺點已經被耀明與俊穎點出，我與他們看法一樣，小說一旦以這種模式處理，就足以使讀者預期。但我不甚欣賞這種人道主義、政治正確的主題選材，這始終讓我有著隱隱的不安。這篇表面上看似是溫暖的作品，然而敘述者身為家教老師，是否真的有辦法接受臉部傷殘的女孩？在敘事上主角顯得姿態不低，帶有主導性質，甚至有道德踰矩的部分，例如有段寫：「如果你有朋友，妳想和妳的

朋友去哪裡？」、「或者妳的朋友想和妳去哪裡？」主角隱隱仍想將女孩導成「正常的人生」，我對這類的人生導師有些敏感。

林俊穎：我並不懷疑主角對女生的同情，但這可能是小說寫作者的親身經驗，而且也成為了他背後寫作的難題。當今城市的隱私保密性是相當高的，母女兩人的關係無法準確捕捉，寫作者也因此運用了兩三次想像去填補。這樣的小說在寫法上仍有必要克服的真實關卡，但創作者尚且無法跨越，只好以純情的心寫完。

〈塵埃〉

林俊穎：這是篇精緻美麗的小品。鋪排跳舞的書寫很迷人，簡直活色生香，讓我立即想起黃碧雲，她曾跑去西班牙學佛朗明哥舞，然而黃碧雲將跳舞寫入小說的力度與深沉，這篇顯然是不及的。舞要跳得好，舞者身體必須放得開，小說前三分之二的精美鋪排，讓我們急切等待它的高潮與轉折，但卻發現，這只是妙齡女子尋找一個男人的通俗劇，讀者不免好像踩空了一腳，跌了一跤。

蔡素芬：小說寫作者敘事能力很好，經驗也足夠，十分精確。探戈舞蹈的身體接觸很強，因此小說也表明了，對於不同舞伴會投射不同情感，容易產生感情的質變，再加上音樂與身體節奏的催化，導致情感隨之移轉。主角原有國外互有承諾的男友，卻因探戈的舞蹈緣故，最終感情似乎就要偷跑到他人身上，可以想見人的情感之自由。小說著墨舞蹈對情感的催化作用，文字漂亮、情感細緻，讓人不注意也困難。主角最終的自我懷疑，意在帶出道德倫理議題：情感的禁忌可以到什麼程度，道德的界線何在。

駱以軍：小說寫跳舞廳的男女身體，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文字有同樣的熱愛。當然要企及黃碧雲，是難以望其項

背的——她的文字資產太龐大了。但這篇習作者將社交的環境已經呈現，包含仿求偶的儀式，不只是都市的舞蹈，更是內部的群聚效應，男男女女就像珊瑚礁與孔雀魚來回穿梭，眼神、慾望、空氣味道、汗水的揮發……作者寫得都生香活色。可惜誠如俊穎所說，最後的鋪陳真的弱化小說的力道，使其單單只成了羅曼史。

范銘如：就批評家角度來看小說，總是會看見前輩的影子，例如〈行雷閃電〉顯然就是師從甘耀明，這篇則是「女性文學」的背影，尤其是黃碧雲或者章緣描寫跳舞的文字，其間散發的魅力都成了作者的習作對象。尚有珠玉在前，創作者若未能開創出更新的面目，難以成就其小說格局，也無法說服讀者。

二 票作品討論

〈三隻猴子〉

駱以軍：這篇去年在決審會議已經見過，兩次我都有投，但當時只有一票而放棄。作者運用大量細節、文字填塞，來完成一個倒楣男子的生命史，與囚禁他的一座滲水、發霉的老房子。城市中食之無味、關係的厭乏，用不上發條的無力，令人想起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的《聲音與憤怒》，主角活在全是噪音的環境，女兒卻活在沒有聲音的世界。光是企圖要將這樣的「祖墳」動土就聲勢浩大，作者意圖碰觸人類命運的悲劇性，花費的文學投資與心力已讓人可以想見，作者其實無論得獎與否，都會繼續寫下去。

人類渺小，逃不過系統的追殺，系統的大量聲音無所不在，醫院、看病、上學、親戚……其中牽涉的話語，我手上拿的影印稿，就像不斷有聲音從各方竄流，世界的管線漏水，城市不斷流洩的聲音，阻隔在女兒的世界外面。〈發音〉也意識到了這樣的情節，但這篇更為凸出一些。

主角為了矯正女兒先天聽障的發音的口腔，衍伸讓人厭乏、煩躁的細節，但悶悶地碰到了小說要處理的核心；口腔使他想到了自身童年的性侵經驗，作者寫牙肉與牙刷間的異物感精采生動，小說情節充滿倫理與戲劇性的張力，因此主角不發一語地抓了牧師痛揍一頓。在這樣充滿異質聲音爆炸的世界，主角卻宛如無法發音的聾子，與社會隔著一道無形的牆，主角的太太仍然無法聽到他的言語，逕自嘮叨，最終主角想著他與女兒命運的重複。這篇小說並不討喜，缺少了〈塵埃〉舞蹈、〈發音〉疑問營造出的有趣畫面，但可以肯定作者投注的文學資產與野心。

甘耀明：題材是都市擠壓的沉重感，映照內在世界的崩毀，這有說服我。主角設定為一對年輕的情侶，婚後的爭執與距離，寫實呈現了人的生命。小說內有諸多迷人的細節，夫妻感情重心被移轉到了患有聽力障礙女兒的身上，更是真實世界的一面鏡照。他們的生活被房租壓扁，小小的習慣也能成為吵架的導火線，這足以說服我。

結構上倒是有疑慮，主角被伯性侵，作者運用刷牙連結，女兒抗拒上教會的理由，被主角過去的經驗投射，處理並沒有太好，不夠細膩，就好像一泡奶粉沒有融化，在杯中浮浮盪盪，最終沉澱在底部。語言的部分則略微囉嗦，反覆運用成語顯得老套。

范銘如：去年我沒有投這篇。在印象中，當時的版本篇幅著重在主角與女兒被性侵的橋段，太過誇張、牽強；

前面寫中年男性的疲憊，後頭反倒像是另一個故事，大為突兀。今年則修過了，銜接得較為通順，而且去年的文字更臃腫、壓抑與壓迫，不斷壓縮了讀者的閱讀空間，意欲表現的張力也因此受限。相比之下，我肯定今年的版本，因此投給了它。

林俊穎：駱以軍一直談福克納，但我會想到被重新出土的約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的《史托納》，也是寫平凡人屈辱的一生，以簡筆、大量留白與小說對決，寫出了微言大義。這篇我以前看過，今年再來，雖然有大幅裁減與修改，但仍讓我覺得為賦小說強說愁與恨的意味太強，力道下得過猛，主角才剛步入中年就進入婚姻倦怠、忽而又想起童年被性侵的往事……這類戲劇化的橋段往往必須藉著大量文字的雕飾，始終無法說服我。

蔡素芬：這篇小說有兩條線，一是主角被性侵，二是女兒的失聰。後者牽起了主角與妻子之間要面臨的磨合，可是這兩條線硬是要扣起來，去反映中年生活的焦慮，似乎有些牽強。主角到教會揍牧師的情節，理由不夠充分，因而顯得像是純然的發洩；小說應該是給予一個解釋，讓讀者知道主角為何非如此不可。就我來看，短篇小說的目的應當是達到某種效果，它不該僅僅只是呈現。前頭討論〈絕垣〉有其隱喻，但這篇小說整體呈現中年男子焦躁的心態，最後還是繞回性侵的焦點上，卻忘了應該處理的是女兒的失聰。事件之間沒有必要性的關聯，讀來顯得勉強。

〈JOSUSHI〉

甘耀明：這篇很特別，讓我想到張大春的〈公寓導遊〉、王幼華的〈健康公寓〉、駱以軍的窺視，探究觀看與

被觀看的位置移動與變化。小說以立體蜂巢式的建構旅館去呈現，將家族祕辛包裝。早期的書寫以雙眼窺視為主，這篇則使用了空拍器去結合，把舊素材用新方法呈現。

其中寫得最好的是阿公與阿珠姨曖昧與偷情，但主角並不給予過多批判，而轉向同情，劈腿的兩人在阿嬤的病榻前與其對話，作者不針砭人情世故的呈現，是值得肯定的。

缺點與前面幾篇相似，旅館的描述太多了，應該把阿公與阿珠姨的情節更早烘托出來，內在情感凹折、不見光的部分該如何呈現，使龐大的家族史早點出場，應該更為聚焦，讓小說更有力道。

林俊穎：很妙的一篇小說，閱讀的過程相當愉快。可我總錯覺小說氣氛應是中南部才對，為了參賽而將小說設置在臺北，但是無妨。小說有三個點，一是家庭旅館經營，其次是性，最終則是外傭的呈現，三點不構成一平面，而是一個豐富、多汁多肉的立體。長期以來，這三點早已被貼上標籤，旅館等同於色情業，性不是骯髒就是美味的鮮肉，外傭我們視而不見，作者巧妙地把這三點翻身、平反。我的閱讀經驗，很少見到把性寫得如此陽光的小說，例如女主角跟外傭切磋自慰，坦蕩蕩地將性視為食衣住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恥辱、不能見人的行為。也因此成就了一篇很有態度的小說，陽光、開朗，註解了為什麼「最美的風景是人」。在讀第二遍時，突然覺得好像公視的戲劇節目。此外，我覺得作者最大膽之處是他無所畏懼地挑戰了齊柏林的《看見臺灣》這個符號。

范銘如：這篇小說的情節轉換、表達方式，就跟小說題目一樣「JOSUSHI」。閱讀起來相當乾淨，並不強作解釋，碰上大議題的處理方式，是巧妙轉過去，但相當得當、合理。其中牽涉了種族、外籍等大議題，例如表哥的繼父是非裔美國人、外傭與主角親如姐妹。照理來說，從前的公寓導遊應當是把外部寫出

來，但這篇小說卻像空拍機，把家族的內部細節給照亮了。無論是個人慾望、疾病、家庭倫理、道德……作者都碰到了。讀來相當幽默，尤其是旅館名稱的建置從「SONG LA (洛杉磯之歌)」轉到「JOSUSHI」，氛圍有趣詼諧。

主題談慾望，設置在旅館是相當搭配的。從前要談種族命題、疾病與愛、女性意識……這些其實都可以寫得很複雜、凝重，但這篇卻是真的以空拍機的形式，輕巧流暢地帶過，轉折合理。最後阿公發現空拍機的段落，作者沒有點破阿公究竟有沒有發現自己被窺視，也不將兩人偷情的情節說出來，這對祖孫之間的默契邏輯相當合理，兩人一同駕駛空拍機的畫面，有股臺式是枝裕和的溫暖感受。

駱以軍：我被說服了。只是這次參賽有幾篇太強了，我可能仍有武藝的偏執。這傢伙可能是所有作品中花了最多設計的，它已經像是永動的遊樂園。作者將家族旅館寫得非常細緻，讀起來像偶像劇，設計得太精巧了，無論是新與舊的對比，虛擬的房號，客人並不知道這一家人都住在旅館。當客人在做愛發出春聲蕩漾的呻吟，隔壁卻可能有著故障、失能老人的身體住著，電影感相當強烈。

前頭俊穎提到外傭與主角對性的啟發，作者實在太會說故事了，阿公、阿嬤、阿珠姨的關係其實是相當張愛玲、紅樓夢的情節，被第三代撞見這般既是不倫、又有著主僕之間的關係，但最後處理方式卻相當日劇，阿公一起在頂樓玩空拍機的遙控器，好像太乾淨的釋懷了，的確很像是枝裕和，JOSUSHI，很像看了網路廣告的微電影，所有傷害都成了空拍的景象而已。但若把這篇拱到第一名，我會覺得對不起其他幾篇古典武藝高強的短篇小說。

蔡素芬：看到題目，我本來期待它更有趣。但看完不容易被感動，設計感太強，利用旅館探討到底是什麼，

精神、身體之間的慾望處理，單就以空拍機呈現，顯得有些制式。這類寫法，將女性的情慾、生理的慾望、老年的性需求、愛與家族的問題處理得過於表面，沒有深入到內在核心。說是取巧太重，但的確太輕巧。

四票作品討論

〈戴黑禮帽的馮內果〉

甘耀明：這篇帶點科幻，結合了最新的機器人電腦寫作概念，帶著年輕人的文風，隱含著小小的想像力。儘管故事沒有太多起伏，但語言相當有味道，作者就像存放了語言知識庫在腦海。看到中間段落落覺得有些過火，前面主角與老闆的對話還算是好看，但中間對於知識庫、文字庫的運用，不斷餵食機器人語料，關鍵字不斷組合、撞擊，知識與語言的過量，最後使讀者有點膩了。倘若中間能創造更多的空間，表現得會更不凡一些。

林俊穎：一看到題目，發現現在還有人願意提馮內果，實在讓人感動。這篇小說的確繼承了馮內果的小說命題，談論機器——而今是電腦——是否能取代人腦？印象中四十年前張系國寫過如何教導電腦寫言情小說，他的結論是學不來，因為寫作畢竟靠人腦。四十年後，輪到這篇〈戴黑禮帽的馮內果〉，它能站在馮內果與張系國的肩膀上，往前邁一步嗎？我認為沒有多大的進展，實質意義相當有限。也許這是短篇的限制？這我保留存疑。作者鋒芒畢露，企圖心十足，每段幾乎都有金句可言，但讓人惋惜的是，小說核心所在、也是他自己提到的兩個大問題，卻輕鬆帶過了。難免有文勝於質的遺憾。其中

少少技術犯規的情節，例如怕冷、怕生人的貓怎麼會跑到便利商店吹冷氣？而寶珠阿姨的「算盤」被作者太過小看，算盤雖是古老技藝，但不該看成太老套落伍、不科學，隱含的科學應該是超乎常人想像的。

蔡素芬：這篇應該出自熟練的寫手，去年董啟章《愛妻》就是談論AI的書寫。小說碰觸餵食文學知識的議題，用科技智慧討論文學何在，適度加入社會性，談論寫作的實像、虛像，技巧非常純熟。在社會議題上，討論寫作該不該用「工時」計算，寫出人的價值爭論、年輕人的工資壓抑與剝削狀況。但它有機巧的設計，作者知道怎麼讓小說使人眼睛為之一亮，因此作品運用大量資料書寫，較缺乏情感層面，傳遞的訊息成了著重在對AI書寫議題的關切。

駱以軍：先前有部紀錄片，述說了韓國圍棋天才李世石跟AlphaGo的對弈，相當讓人震撼。我不認為這位寫作者是在向張系國致意，或者與馮內果對話，而是直接對決AlphaGo。AI就是運用大量資料跑動結果，輸入大數據的運算，把創作的趣味性、歡快——寫小說本來就是人類越過神鬼去偷取的能力，在此時此刻的科技景況下，AI這般強大的程式卻要從我們手上奪走這項能力。作者很精巧，他試圖追問作為一個臺北人類，該如何餵出文學？在這峽谷中如何點出自身的文學教養？主角領著卑微的薪水，與挾帶珠算舊世界的寶珠阿姨交鋒，點出了幽默、人性的內在。

范銘如：以科幻小說來說，這篇作品沒有超越出更新的想法，最後僅淪為小文青在業界的碎碎念與抱怨，層次沒有被作者擴大。即使AI的想像超出現在，但有些橋段太老土，例如科技發展到此刻，打卡應該不是必須，科技感的成分無法說服我。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未獲支持。進行第二輪投票，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給分。共七篇，最高七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戴黑禮帽的馮內果〉（甘耀明六分、林俊穎六分、范銘如一分、蔡素芬六分、駱以軍七分），共二十六分。

〈JOSUSHI〉（甘耀明七分、林俊穎五分、范銘如七分、蔡素芬二分、駱以軍四分），共二十五分。

〈絕垣〉（甘耀明四分、林俊穎七分、范銘如四分、蔡素芬三分、駱以軍六分），共二十四分。

〈三隻猴子〉（甘耀明五分、林俊穎一分、范銘如六分、蔡素芬一分、駱以軍五分），共十八分。

〈姊姊〉（甘耀明二分、林俊穎三分、范銘如五分、蔡素芬七分、駱以軍一分），共十八分。

〈發音〉（甘耀明三分、林俊穎二分、范銘如三分、蔡素芬五分、駱以軍三分），共十六分。

〈塵埃〉（甘耀明一分、林俊穎四分、范銘如二分、蔡素芬四分、駱以軍二分），共十三分。

因〈三隻猴子〉、〈姊姊〉同分，評審進行討論並再次投票，最終決議由〈三隻猴子〉獲得優等獎。

決審結果出爐，首獎為〈戴黑禮帽的馮內果〉，評審獎為〈JOSUSHI〉，優等獎為〈絕垣〉、〈三隻猴子〉。

會議圓滿結束。